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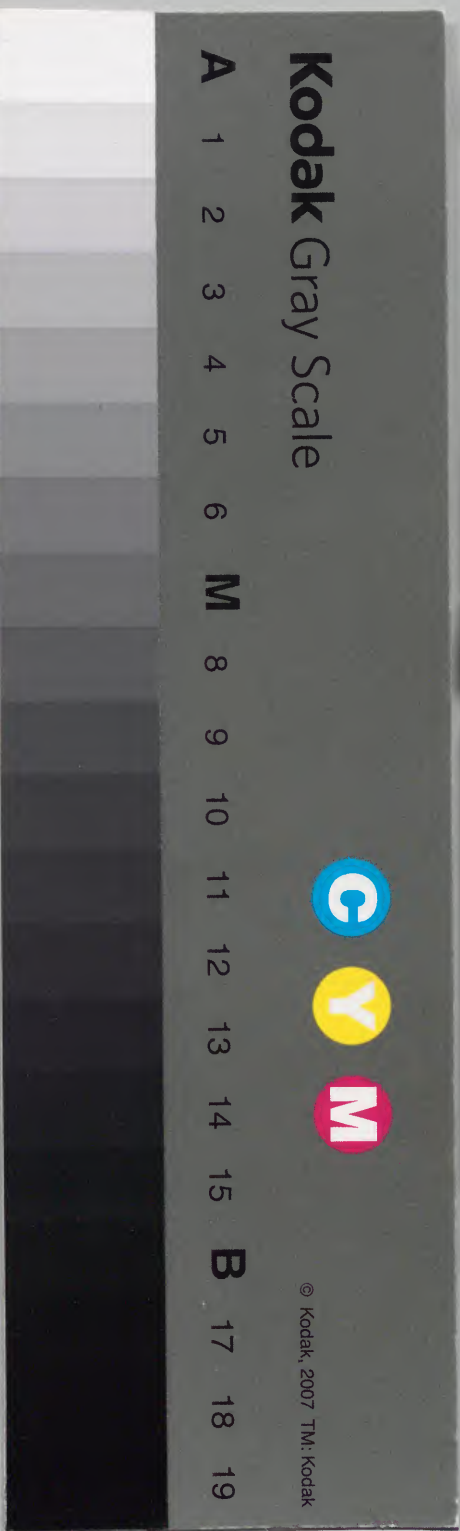
唐史論劄

中

|       |
|-------|
| 漢書門   |
| 九二九六  |
| 一〇六   |
| 三〇    |
| 冊架函號類 |

|       |
|-------|
| 內閣文庫  |
| 漢書類   |
| 九二九六  |
| 一〇六   |
| 三〇    |
| 冊架函號類 |

|            |
|------------|
| 內閣文庫       |
| 番號 漢 9296  |
| 冊數 3( 2)   |
| 函號 297 154 |





唐史論說卷中



淺草文庫

宋孫甫之翰撰

景雲年

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于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



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于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于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于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令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託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事不

英

當天意遂傳位于子寔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為妹所惑難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真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側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天子任輔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



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  
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  
相將召之張說輩總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  
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  
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  
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  
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幸廢人所制用奸貪去忠  
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

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之  
術一日當圖改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積  
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  
翊舊勳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  
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疎  
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  
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  
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  
始有聖制太平之號此其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  
德俱無尊號高宗狗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  
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并為嬪人所制紀綱號令不由  
于已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  
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  
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敢忘高祖太宗之定德襲高

劉

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  
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誓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  
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沈古迹則失  
于通變之機不稱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况明皇真傳  
之主忠亂雄俊臣下當以古道諷之尚虞越逸可得更  
言何必稱古以導其侈心乎

酸棗縣尉袁楚容上疏諫娛樂

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無事



寔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  
天子當承平之時稍有娛樂未為大過然深計遠慮之  
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  
患鮮有不驕墮者驕墮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  
况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怠  
之志必從而生奸人窺其情益求羨物作音伎以奉之  
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奸人之徒爭奪其計矣  
奸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此人君好逸樂

之常勢也故楚宮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  
聽五弟所說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  
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訊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  
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  
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  
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  
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羣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  
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成情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政事



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于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浸久志意漸昏奸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竟舜至治之世尚曰兢業一日二日萬幾

主

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竟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即游幸以時其不樂乎况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畜聲色使奸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使皆好于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于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古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雅臣陳安逸之趣迎適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

忌恐怠



唐史言行卷中  
澤之權則黨附心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挽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由于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慮

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訊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

過

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于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荐之是使諫正于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荐賢者諫正于後尚可掩過如德望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荐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



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人臣所荐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即官漁乾曜薄其才行不許即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為韓休所荐休之言亦未必能信于主但武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林所荐林有一

議

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其人奸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識何事况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况人臣奏請之事若右合于主意當攻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合于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况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况明皇天資不為不



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奸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  
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  
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  
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  
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  
生靈之命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內則起  
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  
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

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  
之言任奸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起大亂已羅  
播遷之禍民陷死七之難後世人至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諸斬安祿山

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  
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  
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徃徃不諒其心或以忤意獻或以  
立異惡之奸邪希旨之臣據疑似之事從而諂毀則人



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圖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輔相之位值明皇倦于政治厭聞謹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奸臣謀議固無所令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令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遇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

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奸言說聞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于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于國矣但人主內倚奸言外資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奸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者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因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



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心贊助故國化  
被于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于政治  
雖奸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于政及罷  
免賢相專任奸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已  
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于  
內而未及于民前日為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尚希  
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奸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  
為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

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聰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  
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奸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  
為惡之效也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己功當  
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  
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燕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  
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



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大過可容  
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貴妃妖惑林甫賊  
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  
宮所生可填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即位之初急立太  
子蓋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  
人心有奉矣用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  
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寔類聖  
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

事果使子蓋始成方振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  
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  
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  
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  
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  
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于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  
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雖不定明皇  
意已移矣天子于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奸賊之言入之



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于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瑒事不聽而辛立忠王也然瑒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釐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作之不合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奸臣竊其澤所用固右節所歛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獲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

辛當作卒



有奸臣導其欲恩倖寢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  
充其費必誅剥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于  
時也韋堅以漕運罷楊慎矜以積財進至王鉞任用則  
剥割極矣民以戍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  
費寃痛之聲徧于天下鉞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美餘納  
于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  
子為生民主民勤勞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  
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

惠

惠于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遠廣偏賜嬖寵  
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  
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奸人女子  
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鉞聚斂  
極矣繼以揚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  
廣而內庫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  
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慾終乃為賊資也世之  
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



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乱然則治乱果繫于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于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反

人主信任中官無甚于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及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知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于中官也其意曰

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于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于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于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乱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



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于事也若  
天子遣使于軍中有所違犯亦有戮之則置朝廷于何  
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  
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張安得為強橫  
之態以輕朝廷即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  
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于時天子方倚注  
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  
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名任其人

咸當作威

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此強橫之甚矣  
且穰苴之斬監軍以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諸君  
之罷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  
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  
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  
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  
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  
跋扈者常事且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于大體忿而



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于時平賊之功高于諸將  
晚為說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宰相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謀不用  
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為相也共賀蘭進  
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  
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  
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

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  
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  
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寔進明  
之罪不係房瑄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  
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  
南權任見重瑄或慮其難制則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  
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叔冀一枚險人為都將  
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止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寧



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于巡遠功名無不嫉  
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墳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于人  
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去狠不知情義者  
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悼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  
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之上不肯出師  
不言叔莫事答曰愈叙張巡事以李韓所作傳尚有遺  
落據徐回老人言有所書甫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  
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唐史

高適傳載移書許叔莫使釋憾同援果宋此事充足證  
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為得寔嗟夫瑄以  
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  
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後之  
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  
為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



陽一道歸于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  
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師封之王爵恩寵方  
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  
詐之情必不可留亦復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  
命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  
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  
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  
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

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  
見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  
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事也慶緒反  
于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  
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并  
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于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師



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可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  
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  
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  
盡作恩威取功名之竟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  
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托乎肯無畏避乎他  
將各自為謀子儀光弼盡力于事命令不能制于衆矣  
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  
九鎮之帥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懼其毒由茲措置之

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  
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  
毛若虛奸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  
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充暴之是安敢行法李輔國言  
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  
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奸奏豈



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  
 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為寬法是果不能辯曲直  
 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闔人以護從微勞罷用通  
 今遂致強橫挽亂國法公卿百官兼附者衆峴既為相  
 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恣意是亦知懼也一闔  
 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者挫其鋒  
 若任之為時必能制其奸惡不至于甚峴方盡心國事  
 無所畏避肅宗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

首

逐

大患隱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懵至此惜  
 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此固不  
 忠之罪然觀其情者所憚而為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為  
 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  
 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



戰代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冠于諸將亦為朝恩所挽  
致有敗歟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  
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  
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他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  
元振輩用事于內甚于朝恩來瑒居將相之任一不從  
元振請記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  
止慮賊平罷袁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  
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

已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甬人主將帥  
使之盡忠者常道矣駕御之術賞行之典固不可失機  
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  
所撓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  
寵而不哀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  
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  
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  
忌心可矣為人所言尤當觀其伏察其情也顏真卿立  
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  
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真卿極論其  
事以詔蔽塞言路過于林甫因忠時中外傳播稱真卿  
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  
于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其祭器不修衆所共見况繫  
右司之事言之豈為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

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  
不能辯其事而逐真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  
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  
寬之為害也如此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  
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  
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于立朝大歷之  
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礼將帥恩軍民憲事機也非謹厚  
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  
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尤在擇人天  
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為賊所  
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臣田  
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  
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日前  
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李賀臣

杰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杰李正  
已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杰師是讐怨已深功效已  
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于是時朝廷當選賢  
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息其軍以厚礼安之正言論之  
則前日祭點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  
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已自以  
有功于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  
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為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



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  
 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  
 倩宣勞寶臣尤見貪愚之人不知廉耻不識事宜寶臣  
 遺之百緡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術其  
 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  
 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而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  
 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已之罪  
 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

杞

悟其事是辯其奸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  
 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于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  
 師又欲肆己所為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  
 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所能合也賴忠賢力諫  
 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  
 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



待

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  
本末乃晟忠于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  
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貞觀之治事有  
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  
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諭晟去之釋  
憾會劉元位韓悅入朝以德宗意功晟表薦延賞晟不  
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為強臣之態  
也延賞既相為德宗罷持言無不從齊居相位雖無顯

赫才業言事薦賢願稱純直延賞嘗去不足逐之遠郡  
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  
本嫉晟杜綬大功欲用劉元位李抱真輩收復河隴以  
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  
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  
數員以解謗誠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  
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于德宗乎但德宗  
好奸人必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



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于至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笑不及晟者未免為強橫也

### 疑忌李晟

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况平大亂為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

擊當作擊

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効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于晟承間譏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說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為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為豈非忌晟之



是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與比尚疑不任他帥窺之肯  
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為跋  
扈計者往有焉知天下疎忌賢臣以畏憚也聽讒忌  
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因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  
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奸人裴  
元齡薦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過為恭遜

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終身  
焉是不求助因但悅奉已者明矣助因之相非無其人  
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鑑  
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  
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  
言憂平涼之會為我所詐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  
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因不治我之寵不  
衰何必忤意而自令位失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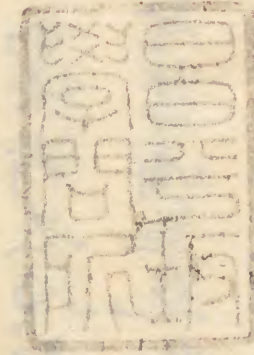
葉恐棄

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因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  
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  
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不古之明王哉我  
贊我助必至于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  
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  
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為  
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已反謂之不恭  
多疎葉之此不思之甚也雖有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

朝當作射

如李靖在貞觀中任僕朝功名盛大恂恂退遜似不能  
言李廓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師召為宰相知倖  
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  
宣宗欲命判夕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  
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  
正奸庸固寵之術爾





真和癸亥



